

20世纪末
文学作品精选
中篇小说卷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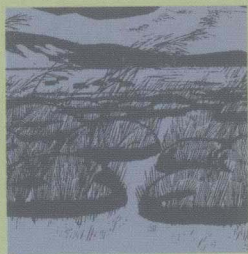
20SHIJIMO
WENXUE
ZUOPIN
JINGXUAN

美穴地 · 贾平凹

蜘蛛 · 王蒙

无边无际的早晨 · 李佩甫

.....



大街温柔

上

同的名家名作，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，
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，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，
致是入选本套图书的标尺。

白烨 雷达◎编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20世纪末
文学作品精选
中篇小说卷2

美穴地 · 贾平凹

蜘蛛 · 王蒙

无边无际的早晨 · 李佩甫

.....



大街温柔

白烨 雷达◎编选

上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大街温柔

编 选:白桦 雷达

责任编辑:崔卓力

封面设计:章桂征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11 电话:86012927)

发 行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330 千字

印 张:17

版 次:2010 年 6 月第 2 版

印 次: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387-0582-9

定 价:89.80 元(全三册)

目录

CONTENTS

新乡土小说

赌徒 杨争光 /1

无边无际的早晨 李佩甫 /54

新军旅小说

狼毒花 权延赤 /114

武一震将军 雷锋 /195

新文化小说

美穴地 贾平凹 /234

神戏 李本深 /276

新市井小说

蜘蛛 王蒙 /333

大街温柔 张宇 /412

1

目
录



赌徒

杨争光

—

脚夫骆驼拉着两匹真正的骆驼在戈壁滩上走着。他不时地吐几口唾沫。干巴巴的风不时扬起一股沙土，直往他的鼻眼里和牙缝里钻，他吐出来，它们再钻进去。它们让他的眉毛、胡子和宽板牙齿都变成了那种浑黄的沙土色。他嚼几下，牙齿间就会磨出一阵“咯嘈咯嘈”的沙子声。每一次上路的时候，他都要挨个儿拍拍两匹骆驼软乎乎的厚嘴，说：“咱上路吧。”这回也一样。“咱上路吧。”他说，他们就上了路，就走进了戈壁滩。两匹骆驼用那种居高自傲目空一切的眼神看着前面，迈开了蹄脚。路是熟路。

“呸……呸！”他吐着嘴里的沙土。

天像个瓦盆。在这种走几天见不着村庄见不着人影的地方，天就是个瓦盆。你以为你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走到天尽头，可是，你耐着性子走吧，天永远是个瓦盆，你永远在瓦盆的正中哩。清一色的沙土，一堆又一堆骆驼草像石头一样往眼窝里砸着。

1

赌徒



“呸!”他又吐了一口,“人说坐在井里天有瓦盆大,睁着眼胡说哩。走在路上天也是瓦盆大。”他说。没人和他说话他就一个人自言自语。

“这不是在地上走哩,这是在月亮上走哩。狗大个人影也没有。”他说。

“噢么,”他说,“没人和你说话你还憋死不成?你不和你自个儿说话你和石头说去?石头又没耳朵。骆驼有耳朵哩,骆驼是畜生。你好好一个人你和畜生说话?”

然后,他就想甘草。他总能想起她。他要甘草的身子,甘草不给。他说甘草你就给我吧我想。甘草看他一眼,不恼也不笑。他说甘草你看你我等了这么多年。甘草抿嘴笑着。甘草说你个没成色的吃着碗里想着锅里。他说甘草你胡说我一口也没吃,你怎么说这话?难道我吃了?你说我吃了?甘草说我给你缝缝补补,生的做成熟的,你还说你没吃。他鼓着眼珠子说那能叫吃?那不叫吃。甘草说把身子给你,八墩怎么办?

“八墩是个球毛!”他说。

他不愿提起八墩,他恨不得把八墩掐死。他想总有一天他要用半截砖头把八墩的头砸成烂泥塞进炕洞里,和炕灰搅和在一起,让人看不出哪些是八墩的烂头肉哪些是炕灰,或者扔在粪堆顶上,让狗叼着满街转。他驴日的吃白食,还要和甘草睡觉。

“他是个球毛!”他说。

甘草看他一眼,依旧抿着嘴笑。他说甘草你让我摸摸,你不让我摸我就羞死了,村上人都说我和你睡哩,可我连摸也摸不成。甘草说:“一下?”他说:“两下。”甘草说:“一下。”他说:“一下就一下。”他就摸了甘草的奶子。他的手心里像钻进了虫子。甘草说行了行了够了。他说不行我还想摸一直摸到天亮你说摸一下又没说多长

时间。甘草摘开了他的手。甘草就是这么个人。甘草只和他好，不和他睡。她和八墩睡。

再长的路，一想女人就变得短了。骆驼感到他的心像软肉一样泡在热水盆里，手指头上一满是捏着甘草胸脯上那两堆奶子时的感受。

“隔着布衫哩，咦，要是没布衫隔着，咦！”

他想不出那样他的手指头会有什么感受。

“咦——”他把两排结实的宽板牙齿咬在一起，接连咦出来一串声音，然后，把灌进嘴里的沙土远远地吐了出去：

“呸！”

他看见那一团浑黄的唾沫落在了一堆骆驼草上。草猛烈地抖了一下，抖起来几缕干燥的烟尘。

“这是在月亮上走哩。”他说。

要不是甘草，他就不走这条路了。他就走得远远的，随便走到什么地方。人不能让尿憋死。可人有时候就让尿憋死了。世上的好女人多着哩，怎么就偏偏舍不得甘草？人他娘的就是这么个贱东西。好女人多好女人多去，我就想甘草的身子。

突然，他扬起脖子，唱出了几句歌：

百七子百八子青裸哟
二百子街道过了
年轻轻的时上没欢乐哟
到老来把脚步儿错了……

他感到他的声音不是从喉咙里，而是从脚板底下发出来的，离他很远。他不像在唱歌，他吼着：



雪雹子冰雹子掉下来哟
好端端的庄稼砸了
眼睁睁的看着没象了哟
孕妹子把哥哥儿撒了……

天像个大瓦盆，他在天底下走着。没有村庄，也看不见人影，他拉着两匹真正的骆驼。

二

4 甘草有一片生动的上嘴唇，从深深的鼻凹处伸出来，像一片肥硕而热烈的嫩白菜叶。那时候，她十七岁。一伙骑马的队伍驻扎在她的村子里，那个长胡子的伙夫班长被她的那片嫩白菜叶撩拨得横竖不得安睡。他说甘草你到伙房来我给你吃白面馒头和马肉，大块的。他说得很诚恳。甘草感到她的舌头根上涌出来一股酸酸的口水。她咂着嘴，看着班长满脸的硬胡子，一动不动。班长说你来。她把口水咽进了喉咙，就跟他进了伙房。她坐在灶窝里，吃了三个白面馒头，两大块马肉。班长舔了她的嘴，然后又解开了她的裤子。她挡住班长的手，说：还有我爹妈。班长说，走的时候你拿。她放心地松开手，让班长弄了她。她没觉得她吃什么亏。她每天都去伙房和那个班长幽会。队伍开走以后，她的肚子大了，生下了野种琐阳。她爹说：“甘草，你弄这种丢人事，让我和你妈怎么活人。”甘草没想到她爹会说这种话，她瞪着眼看看她爹，又看看她妈。她妈坐在炕沿上淌眼泪。甘草急眼了：“你们也吃了馒头和马肉。”她爹说：“吃是吃了，谁知道你能弄下这事。”甘草说：“你们

真不要脸。”就这么，她离开了家，在一个叫胭脂铺的地方落了脚，过上了随心所欲的寡妇生活。她给人做鞋，挣点小钱谋生。时间长了，有人问她，怎么没见过琐阳他爹？她说：“挨枪子了。”然后，就把那片惹事生非的嫩白菜叶好看地合在下嘴唇上，做出一种高深的笑的样子。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。

骆驼回来的时候，甘草正坐在土炕上刮鞋底。她把一堆五颜六色的碎布一层一层糊起来，再依鞋样剪好。鞋底子已刮了许多，在炕头上整齐地摞着，层次分明。她刮得很娴熟，眼睛张得大大的，目光专注。她抹浆糊不用刷子，而是用手指头，右手的食指上粘满了面浆。那真是一根灵巧多变的手指头。

她听见了一阵骆驼的蹄脚声。野种琐阳把他的脏脸从门外伸进来，说：“干爹回来了。”她没抬头，依然在碎布上抹着面浆，听骆驼和琐阳在院子里说话。

“干爹，我拴，我拴骆驼。”琐阳说。他已经七八岁了，剃着光葫芦头。

“你拴，你拴，你能拴出个花。”骆驼说。他从驼背上抱下来一个鼓囊囊的馱子，进了柴房。琐阳拉着骆驼进了后院。

“拴牢实。给它抱些草吃，待会儿我给它上料。”骆驼说。

他拍拍手上的土，进了甘草的屋子。甘草好像不知道出门一个多月的骆驼已经站在了她的跟前，等着她问一句什么，或者说一句什么话。她哼起了一首歌，头顺着歌的节奏一下一下点着，抹浆糊的动作有些夸张了。她平展展地伸着腿。

“咣唧”一声，一块圆圆的东西落在了女人的两腿之间，又弹起来，在炕席上滚着，不动了，甘草抹浆糊的手停了下来。

“咣唧！”又一声。

女人的眼睛张大了，放光了，满脸喷出了红色。银元！



“咣啷!”又一块。

她到底抬起了头,她看到了一张得意的脸。

骆驼不扔了,他用两根手指头捏着一块,在上边弹了一下,放在耳朵跟前,歪脸瞅着甘草。银元发出一阵悦耳的金属声,拉着丝丝,直往甘草的耳朵里钻。

“没成色的,”甘草说,“挣了多少?”

没成色的。嗨,没成色的。骆驼想听的就是这句话。他心里熨帖了许多。他不言语,手在口袋里摸索着,把里边的银元弄出了一阵响。他看见女人的喉咙动了动,费力地咽了一口唾沫。这时候,他才把它们全部掏了出来,放在炕上,不是七块,也不是八块,而是十几块!十几块银元没有一点假。女人使劲墩了一下屁股,张开嘴,发出来一串惊呼。她看见骆驼把手又伸进了口袋。

“还有?”女人的眼睛睁圆了。

骆驼不动声色,在女人的鼻子底下抖开了一块鲜艳的衣料,绸子的!女人一个蹦子从炕上跳了下来,一把夺过去,贴在她浑圆的胸脯上。

“挨刀的,没成色的货。”女人说。

骆驼装了一锅旱烟,点着,美滋滋地吸了一口,然后,把半个屁股放在炕沿上,又搭上去一条腿。

“数数,你数数,看那是多少。”骆驼努着下巴。

女人把炕席上的银元拢在一起,摆好,一块一块数了起来。数完一遍,又推倒,再数。

“要是数不完多好。”女人说,“数不完不要紧,你给咱坐在炕上慢慢数。你笑什么?笑我爱钱不是?我就是爱钱。人有钱了腰硬,心里踏实。”

女人笑了,她笑得很开心,鼻尖上渗出了许多细小的汗珠。骆

驼的心被她笑乱了，他感到有个什么东西在他的身子里动弹着，他突然想起了琐阳。

“琐阳。”他叫了一声。

他没让琐阳进门。他把琐阳堵在门口，从腰里抽出一把精巧的短刀。

“给你，到外边玩去，我和你妈有话说。”

他返回身，轻轻地插上门，站在女人的身后。他感到他的心轻轻跳了两下。女人已收好银元，重新抖开那块衣料，在身上比试着，一副陶醉的样子。

“琐阳出去玩了。”他说。

女人没吭声。

他把两只手试探性地从女人的腋下伸过去。

“哪儿弄的？”女人问。

“凉州城。”他说。

他捂住了女人胸脯上那两个高挺的东西。女人的身子一动不动。他的胆似乎壮了，手指头像抽筋了一样，鸡啄米似地在女人的胸脯上弹敲着。他有些不知热冷了。他不停地咽着唾沫。突然，他把女人抱了起来，放倒在炕上，粗蛮地压上去。女人仰着脖子，张着嘴。

“甘草。”他说。他好像要哭了一样。

“甘草，我要解你的裤带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解了，我可真要解了。”他两只手急促地寻找着，紧紧捏着女人的裤带头，看着女人的脸。他没想到女人会重重地蹬他一脚。他一点也没有防备。女人先屈腿把他顶开，然后用力一伸，就把他踹到了墙上。她蹬得太突然了，他靠在那里，看着女人，一脸诧异的神情。他看见女人从炕沿上直起身子，整整衣服。女人没有恼。



她好像还给他笑了一下。

“没成色的。”女人说。她又比试起那块布料了。

一声马嘶从什么地方传了过来，女人支棱着耳朵。

又一声马嘶。她立刻变了脸色，叫了一声，甩下衣料，奔了出去。

骆驼像一只挨了打的狗，痛苦地抱着头，顺墙溜了下去。

三

一出村，就是那种亘古不变的戈壁滩。

每一次赌输之后，他都要在戈壁滩上纵马疯跑，然后，再把他埋进甘草的怀里，酣畅地睡一觉，那是一匹好马，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。他打马不用鞭子，他用他那只木碗一样蛮横的拳头。他先让它在戈壁滩上跑出一个巨大的十字，然后再绕着圈子跑，一直跑到肌肉鼓硬，眼睛发蓝。这会儿，他就这么跑着，等甘草喊他的时候，已是黄昏时分了。他勒住马，用那双朦胧的醉眼搜寻着甘草。

他看见甘草远远地向他摇摆着手。

他在马臀上砸了一拳，向甘草奔过去。马绕着甘草转了一个圆圈。甘草像一只兴奋的母鸡，朝他扑打着手脚。他突然伸出手，把她挟了上来。女人淋漓地“噢”了一声，紧紧抱住了他的脖子。

马收住蹄脚，喷着粗气。人汗和马汗混杂的腥味在空气里纠缠着，迟迟不肯散去。甘草一脸爱怜，手指头动情地在他油腻的脖子上滑动着，摩挲着。

“你又输了。”甘草说。

一股燥热从心底里拱了上来，在他的骨头里胡乱钻着。他两

腿用力一夹，马突然放开了蹄脚，朝村庄奔去。女人身子激烈地晃了一下，又“噢”地叫了一声，两臂搂紧了他的脖子。

这就是八墩。他是个赌徒，甩刀子，搬赌砖。骆驼想用半截砖头把他砸碎。

骆驼在屋里和琐阳玩着割地的游戏。他已忘掉了刚才的一幕，他忘得很容易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，一脸宽厚祥和的神态。他知道甘草进屋了。他没抬头，依旧和琐阳玩着。

甘草有意把门推出了一声响。

“我和琐阳玩哩。”他说。

甘草靠在门框上，有些难堪。

“八墩来了。”甘草说。

骆驼看了甘草一眼，又扭过头去。

“我知道他来了。我和琐阳玩哩。”骆驼说。

“你和琐阳去柴房玩。”甘草说。

这回，骆驼的目光定在了甘草的脸上。他觉得她太有些不要脸了，麻雀还有指甲盖大小一点脸哩。他想说一句很厉害的话，让面前的这个等着和男人睡觉的女人难受难受，可一时半晌想不出来。女人迎着他的目光，给他微笑着。

“雀儿还有些脸呢！”他说。

女人依然跟他笑着。

“走，咱给人家腾地方。”他说。

甘草侧过身子，让骆驼和琐阳出门。甘草用手在琐阳的光葫芦头上摸了一下。

“雀儿还有些……”骆驼说。

八墩正在拴马，骆驼朝院子里狠狠地吐了一口。他看见八墩。他看见八墩把头扭了过来。





“你吐谁？”八墩说。

“爱吐谁就吐谁。”骆驼说，他一脸闹事的样子。他想和八墩闹点什么事，不闹点什么事就太便宜他们了。

“咋啦？我吐啦，你看怎么办？”他冲着八墩说。

八墩好像要发作的样子，可他没有。他似乎看穿了骆驼的用心，立刻换上了一副嬉皮笑脸的赖模样。

“嗬，气不顺，嗬嗬。”八墩说。

骆驼瞥了甘草一眼，说：“你凭什么？你说。”八墩又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如今的世道就是这。有能耐你让她和你睡，去，你给她说去，说好了我让给你一个晚上——模样，瞧你那球模样。”

“你骂谁？”骆驼朝前走了两步。

八墩不理他。八墩歪着鼻子，一脸轻蔑。他从马背上取下马鞍，提着，进了甘草的屋门。

“眶”一声，门关上了。

你骂谁？唉？你敢说你骂谁？”骆驼朝门扇吼着。

“甘草已点亮了灯。她坐在摊开的被子中间，等待着八墩。八墩把一只脚点在炕沿上，腿一用力，就立在了炕上，向女人横过去。女人轻轻地呻吟了一声。女人软活的身子消化着八墩一肚子的晦气，他晦气，可有的是力气。一会儿，屋里就传出来一阵令人迷醉的响动。他们不说话，在癫狂的情爱中展筋舒骨。

骆驼抱着琐阳坐在柴房的干草铺上，哄琐阳睡觉。甘草屋里的那种响动直往他的耳朵里钻。琐阳睡不着，他不知道八墩为什么要和他妈睡一个屋，也不知道他妈的屋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响动。

“干爹你听，八墩和我妈玩摔交哩。”

“噢么。”骆驼说。他睁着眼，像干草铺上长出一截木桩桩。

“我帮我妈去。”琐阳说。

“你甬去。”骆驼说，“你娃家不懂。”

“我懂。我抱住八墩的腿，把他往倒搬。”琐阳说。

“你甬去。”骆驼说。

“要不你去。”琐阳说。

骆驼感到他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，他看着琐阳的脸。

“睡，你睡吧。”他说。

琐阳闭上了眼睛，他确实有些瞌睡了。他躺在骆驼怀里。骆驼轻轻摇着，念着一段歌谣：

小小子，坐门墩儿

咣啦咣啦眼儿

想媳妇儿

想媳妇，做什么

点灯说话儿

吹灯做伴儿……

11

念着，竟湿了眼眶，鼻根处涌出一股辛辣的酸味。甘草屋里的灯早已灭了。

四

村庄有个好名字：胭脂铺。村庄不大，直直一条东西街道，房屋像杂乱无章的东西，随便堆放在街道两边。

回到胭脂铺，脚夫骆驼就变成了背包袱的货郎。每天早上，人们就会看见他从甘草家出来，把手里的那把破旧不堪的货郎鼓摇得蹦蹦响，从街东头摇到街西头，从西头摇到东头，然后解开包袱，



靠墙根铺开一块方布，把那些花线、顶针一类女人用的东西一一摆好，等着人们光顾。这都是他赶脚时在凉州城弄的，他不放过每一个挣钱的机会。

方布上还放着几双新鞋，是甘草做的。

往常，八墩和甘草睡一两个晚上就走，可这回竟住了几天还没有走的意思。他说甘草你不让那驴日的货走你想让他住到甚时？甘草说他不走我还能赶他走？你做你的营生你管球他。他说我不想看他的球眉眼。看他说话的神气，好像八墩是个不受欢迎的住客而他是主人似的。甘草说你不想看他就摆你的摊子去，到饭时你回来吃饭。所以，每天一大早，不等甘草和八墩起身，他就出门摆摊了，吃饭的时候再回去。在甘草家，只有吃饭的时候他才觉得气顺。我吃我自己挣来的哩，你八墩吃谁的？你吃的也是我挣的，你个驴日的货，要不是甘草，你能吃白食？你吃鸡屎去！

甘草怎么就情愿和这么个驴熊货睡一个炕头？他想不通，气不过。你看她，睡得还怪上心哩，早早就关了房门。“琐阳，你跟你干爹睡柴房。”甘草给琐阳这么说。她好意思，连脸都不红，也不发烧，噢，她……

更让他气不过的是村上人，他们都以为甘草也和他睡，穿的、戴的，都是甘草做的，还能不睡？只是八墩在的时候，甘草才把他从炕上赶下来。他感到他太冤枉了，胭脂铺的人按他们通常的想象力来猜测甘草屋里所发生的男女之事。“骆驼，甘草把你穿得像个官人。”光顾小摊的女人们说得意味深长，眼睛一忽一闪着。

“嗬嗬，嗬，嗬嗬。”骆驼笑得很含糊。他不看她们，他不时地挨着脚脖子，他的脚上穿着甘草做的布鞋。

“骆驼你说实话，甘草和你睡没睡？”

“嗬嗬，看你说的。”他不承认，也没否认。

“你敢不敢喝凉水？”有人说。

骆驼看了那女人一眼，做出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，他知道她们想试他。晚上和女人干了那号事，第二天早上断不能喝凉水。

“我不喝，我又不渴。大清早我做什么喝凉水。”他说。

“你敢喝？”她们说。

“我好好的喝凉水？我不喝。”

“他装他不懂。”

“给他端碗凉水来。”

“端来我也不喝，端来了你们喝去。”骆驼说。

“哈！”女人们笑了起来。

“就是嘛，干柴见火还能不着。”她们说。

“嗨，嗨嗨。”骆驼也笑，他笑得很有节制。

他爱听她们说这些话。她们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感到心里很滋润。他不能把实情说给她们。她们一知道实情，就再也不和他说这些话了，就会看不起他，说他没本事，窝囊。这是他最受不了的。

他挨着脚脖子，让她们注意他脚上的新布鞋。

可是，八墩是个什么东西，他凭什么和甘草睡！

他想他什么时候一定得和八墩打一架。人不能老这么把气窝在肚子里。

他没想到他会打八墩的那匹马。

那天，他收摊收得早了点，饭还没做好。他看见甘草在厨房里忙活着，琐阳弓着小腿，努力地拉着风箱。后院里传来一声又一声飞刀扎中靶子的声响。

是八墩。他扎得很准，扎上去，拔下来，再甩。他每天都要这么不厌其烦地甩一阵飞刀。他受雇于柳林镇的大赌主麻九，甩飞